

6 新理论
新视野译丛



[法] 贝尔特朗·维尔热里 著

李元华 译

L U N T O N G K U

论痛苦

——追寻失去的意义

浙江人民出版社



L U N T O N G K U

论痛苦

——追寻失去的意义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0-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痛苦——追寻失去的意义/[法]维尔热里(Vergel
y, B.)著;李元华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4
(新生活·新理念·新视野)
ISBN 7-213-02321-7

I. 论… II. ①维…②李… III. 感觉, 痛苦-研究
IV. B8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370 号

论痛苦

——追寻失去的意义

[法]贝尔特朗·维尔热里 著

李元华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玉古路 20 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6.1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321-7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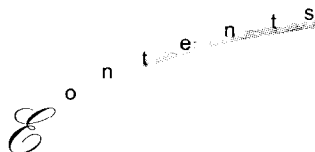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科学、艺术和文学是人类作为文明社会的创造者所拥有的共同财富,了解和借鉴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丰富文明成果,对我们开拓视野,启迪思想,传承创新,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为此,我们经过广泛选择和精心规划,推出了“新生活·新理念·新视野”译丛,尝试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丰富读者的阅读经历,引发对人类自身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原作者所固有的文化背景、分析问题的视角和立场,使得书中的一些论点和对问题的分析,难免有偏颇之处。对于这一点,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加以鉴别和理性评判的。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第一章

DIYIZHANG

当思维开始思考时

——痛苦意义的三个阶段

对痛苦的传统回答	1
面对痛苦的现代回答	3
痛苦意义的第三个阶段	25

第二章

DIERZHANG

当意义使人痛苦时

——意义方面的种种荒谬

对痛苦的四种理解	33
“痛苦一符号”偏移说	35
痛感教育的偏离现象	43
与法律共存而又不合常情的游戏	48
用痛苦的折磨来获得灵魂得救	54
	73

第三章

DISANZHANG

当无意义让人受苦时

——无意义方面的种种荒谬

问题的提出	103
猜疑的死胡同	105
痛苦政治化的死胡同	117
个性化的死胡同	124
	148

第四章

DISIZHANG

追寻失去的意义

主体和生命的忘却	167
生命和主体的忘却	172
主体和生命	191
	210



DIYIZHANG

第一章

当思维开始思考时——
痛苦意义的三个阶段



人们有时会因生存本身而痛苦，自忖：为什么人生如此沉重？为什么肉体如此痛苦？为什么痛苦偏偏找上我？为什么平静的天空后面隐藏着那么多被痛苦和眼泪击碎的生命？

痛苦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不止一副面孔。然而，苏格拉底却认为：快乐是多么奇特的东西，它与疼痛的关系又是多么的特殊。它们拒不共存于人的身上，但是只要我们追逐其中的一方，就肯定能领悟到另一方
.....

在拉封丹的寓言诗《栎树和芦苇》里，芦苇之所以在阵阵摧枯拉朽般的疾风劲吹下弯而不折、表现得比栎树更强大，是因为它的力量就在于不运用力量。

我们从来不曾有过现在这么多减缓痛苦的方法，从来不曾这么刻意地关心过痛苦。然而，当我们必须面对它时却没有精神准备。我们已习惯生活在一个处处受某种舒适支配的世界里，这使我们变得异常脆弱。

我们对痛苦熟视无睹，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偏见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对此，怎么能看不见呢？

遭受痛苦意味着有痛苦。肉体上有痛苦，是因为它突然遭到了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攻击。心灵上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所爱戴的某一位生灵突然背叛或离开了我们，留下我们独自品尝哀伤。

人生有痛苦，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男男女女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世界里，由于面对与他人的、其间贯穿着暴力和消灭的各种关系，人们有时会因生存本身而痛苦，自忖：

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人生如此沉重？为什么肉体如此痛苦？为什么痛苦偏偏找上我？为什么必须由我来承受痛苦？为什么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世态炎凉？为什么有暴力、谎言和背叛？为什么会有孤独和哀伤？难道人生中有了痛苦就没有矛盾了吗？难道生活不适合人生？假如适合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平静的天空后面隐藏着那么多被痛苦撕碎、被泪水和愤怒击碎的生命呢？

对痛苦的传统回答

西方文化一直试图解答上述诸多疑问，解释人为什么有



永恒的青春使生命比疼痛更有价值，
而永恒的衰老使生命听任疼痛的摆布。

痛苦而且必须忍受它。恰恰是西方文化的基督情结，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基督情结，帮助锤炼了痛苦的这种意义。

公平地说，人们想象的痛苦的意义并非简单地出自基督教情结，更多的是出自对痛苦的反应和抵御。这些东西在基督教诞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并伴随着基督教的产生有一种超然于其上而存在的趋势。

从命运到天意：痛苦的可逆结构

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①阐述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梦想：肉体不复存在，它能逃脱物质的抵抗。他说：

出于我们向它供给养料这一必然，肉体给我们招来上千的难处。此外只要突然出现疾病，我们对心灵的寻觅便受到了阻碍。肉体使我们充满了爱、希望、恐惧、幻想……肉体自身和其生理欲念是造成战争、不和、激烈争吵的根源：因为人们进行战争是为了积聚财富；而由于肉体的原因，我们又不得不积聚财富。为肉体服务使我们成了奴隶。^②

①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相传父为雕刻匠，母是助产妇。他经常在公共场所与人谈论各种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

——译者注

② 柏拉图：《斐多篇》。



据说,受苦因原罪而产生。《斐德拉》告诉我们说,它是心灵对激情的习性造成的,而激情是沉重之物。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感受:痛苦具有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活着而不遭受痛苦是不可能的。人生难道不就是以血肉之躯,用其自身的各种抵抗力、衰退、激情甚至暴力在不停地自我碰撞吗?不过,一切并没有就此僵持不变。因为痛苦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不止一副面孔。在谈到磨得双腿苦不堪言的脚镣时,苏格拉底却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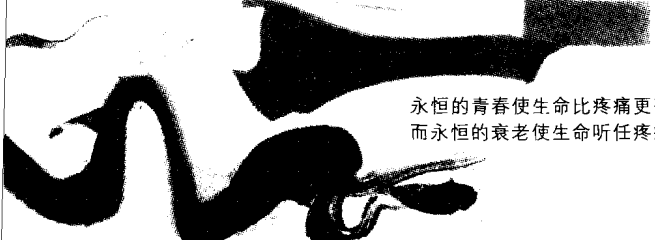
△ 快乐是多么奇特的东西,而且它与疼痛的关系又是多么的特殊。它们拒不共存于人的身上,但是只要我们追逐其中的一方,就肯定能领悟到另一方……我现在遇到的便是这种情况。在感受到身上的枷锁给我造成的痛苦之后,我觉得能知晓被别人剥夺的快乐何时来临了。①

疼痛是感觉的一部分。如果说它具有感觉的种种弊端,那么也有种种好处。这些好处与事物神秘的可逆性联系在一起。例如,通过比较我们在生活中的状况,有时疼痛有助于让我们感受快乐。同样,有时疼痛向我们提供佐证,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最大的忍受极限。例如,孩子在手指被烧伤时明白了不能玩火的道理,这难道不是发出了一个起警告作用的信号吗?即疼痛和痛苦来得正好,它使我们免遭更大的痛苦。

虽然没有人希望遭受痛苦,然而最好还是“别把孩子和澡盆里的脏水一起倒掉”。在《寄生虫》一书中,米歇尔·塞尔②提

① 柏拉图:《斐多篇》。

② 米歇尔·塞尔(1930—),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永恒的青春使生命比疼痛更有价值，
而永恒的衰老使生命听任疼痛的摆布。

出了过分有序会导致“消亡”的观点。因为，正像现代物理学已经证明的一样：一个在对外部开放中不能自我更新的体系，无论多么井然有序，终究会走向僵化。而一个在对外部开放中不断自我更新的体系，纵然紊乱无序，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以此来说明人生，道理同样如此。过于有序则有害。脑海中时刻萦绕着安逸的念头可能导致不安逸。所以，拉封丹利用寓言诗《园丁和贵族》表达了“凡事应当适度”的观点：

△ 一只兔子跑到菜地里啃了几颗白菜，由于仅靠自己无法把兔子赶走，园丁便向在附近打猎的一位贵族求援。不料，整件事情由此成了一场地道的灾难，被毁掉的不仅仅是三棵白菜，整块地都被蹂躏得一塌糊涂。

从死亡到生命：心理冲突和死亡的可逆结构

痛可以是一种较轻微的不适，它不但指肉体上的，对于人生来说同样如此。因此，心理冲突或悲伤并非一定是它们给人们留下的表面上的东西。

心理冲突极少是偶然爆发的，它往往是一个征兆，可以使人对某种潜在事物的表面进行寻根求源。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曾抑制过这种潜在之物。不过当它根除一个祸患时显然是一个解放者。由于不敢承认这点，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和他人生活在虚假的基础之上。伴随着心理冲突，虚假暴露在光天化



目之下,真相突然重现。所以,冲突具有了积极意义。

弗里茨·佐恩^①在一本以《战神》的名字作书名的作品中反思所患的癌症时,把自己患的疾病与战争进行了对照。在苏黎世湖畔一个舒适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虚假中度过的,因为生命中的一切都受到了压抑。在表面平和的背后隐藏着战争。肿瘤在肉体里发生的激烈战斗,招致他内心世界产生的这种倒错被视为一种效应。一场传播和平的战争代替了掩盖和平的战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该书如此开篇:

我年轻、富有而且有教养。但我不幸、患有神经官能症而且孤独。我出身于苏黎世湖畔右岸(又被称为金岸)的一个富裕家庭。我受到过有钱人才享有的教育,一生规规矩矩……当然,我也有肿瘤。假如根据我刚才说的话来判断就会发现,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肿瘤的问题以双重方式提出来:一方面,它是肉体上的疾病——很可能我不久将死于该病……另一方面,它是心灵上的疾病。我只能对此说一句话:它终于发作了,这就是命运。

疾病有时是社会的隐喻,甚至是形而上学的隐喻,冲突也是如此。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与他人爆发了冲突之后,往往会觉得自己遭受了剧烈的打击。在恢复镇静的同时,会开始把该冲突当做必要的体验来实实在在地感受一番。这对哀伤

^① 弗里茨·佐恩,法语名为弗朗索瓦·科莱尔(1944—1976),法国评论作家。——译者注





永恒的青春使生命比疼痛更有价值，
而永恒的衰老使生命听任疼痛的摆布。

来说也颇有价值。失去一个宝贵的生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悲痛。悲痛过后便开始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哀伤工作（travail du deuil）。这种工作是学会离别和重建生活的最初尝试。在此过程中，人们重新意识到了被遗忘的东西。生活就是由种种离别构成的，并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当孩子离开父母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时，留住他们，不就意味着扼杀了他们的未来吗？相反，让他们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正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和生活吗？生命不正是符合这种辩证的形象化比喻吗？）人人都应该懂得消失和被忘却，以便能够出现其他人。

在对死亡进行思考时，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奇^①指出“不死亦不会有生”。他写道：

岩石不会死，绢花从不凋谢，但是绢花或岩石的永生也是一种永恒的死亡……因为只有能够死亡的才是有生命的；或者就像让·瓦尔^②所说的那样，活着的就是可以死去的。^③

在人生旅程中，我们经历的每一分钟都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因为时间瞬息即逝，永恒构筑在逝去之中，原因在于，

① 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奇（1903—1985），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② 让·瓦尔（1888—1974），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③ 弗拉基米尔·扬克雷维奇：《论死亡》。



永恒是因其独有性而使永葆活力的人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一面，而非形式上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说死亡是瞬息即逝的事物时，难道不是对永恒产生了怀疑吗？不就是因为 we 深深预感到了瞬息即逝的事物的美德，才觉得这些美德是必不可少的力，以便正视死亡，正视与存在作对照的重要离别吗？

东方的老子精辟地表达了生与死的悖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能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至于西方，《路加福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假如有人想尾随我而来，那么他就要放弃自我，跟着我每天承受磨难。因为，想将来拯救自己生命的人将失去生命，而因我失去生命的人将拯救自己的生命。对一个人来说，假如他自我毁灭或迷失了自己，就算赢得了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生命不是人们认为哪里有哪里就有的。它并非保持在记忆之中，而是在给予中。离别暴露出事物被掩盖着的一面。如同离别一样，死亡中也有一种释放。因此，怎么能悲观绝望呢？难道这不是虚无被战胜的征兆吗？种种迹象表明，苍天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默默无言。

马克斯·舍勒^①的整个伦理学就是建立在可逆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当这个世界的祥和看上去不过是混杂着强颜欢笑的沉闷时，正是在与这类欢乐有关的忧伤中，人们与自身真正

^① 马克斯·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永恒的青春使生命比疼痛更有价值，
而永恒的衰老使生命听任疼痛的摆布。

欢乐的感觉恢复了联系，并由此产生了与痛苦有关的动态变化。这种突出的变化不是因为对疼痛的某种纵容，确切地说，是因为拒绝轻而易举得到的快乐，是被疼痛掩盖的感的流露。马克斯·舍勒在《痛苦的意义》一书中写道：

幸福论者寻找快乐，但找到的却是泪水。基督徒追求精神上的得救。寻找痛苦，是为了能更清楚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得救和这些真正的好处。在古人的心目中——实际上他们依然是幸福论者，世界看上去似乎既喜气洋洋又令人愉悦。不过，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世界的核心是忧郁的。在这个场面辉煌、被称为幸福的古代世界的背后，蛰伏着昏昏欲睡的“Moir”和“Hasard”^①。对基督徒来说，外面的世界阴暗凄惨。但是，这个陷入痛苦黑暗之中的世界核心却完全是一派宁静迷人的气息。基督徒们在理智和唯我意志的佑护下，拒绝以享乐主义的态度逃避苦痛，就像他们拒不用英雄的行为来减弱痛苦，或者说，拒不以清教徒般的勇敢忍受痛苦一样……他们能泰然承受作为信仰象征的任何痛苦。当他们接受痛苦这样一位朋友，意识到受苦是仁慈的爱心之手给予的一帖心灵净化剂时，便更加确信这种心灵上的得救了，因为后者使他

① “Moir”和“Hasard”均为拉丁语，意思是“必然”和“偶然”。——译者注



们变得能如此忍耐。

在该书的最后，马克斯·舍勒引用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托马斯·阿·肯佩斯在《仿效耶稣基督》一书中的一段话结束了论著：

当你终于像品尝甘美食物一样咀嚼忧虑和辛酸时，估计你就安全了。因为就是在此时，你找到了人间的天堂。只要受苦在你看来是艰难的，只要你力图逃避它，不幸和不公正的事便会在你的身上发生，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将受到诸多苦难的伤害。

痛苦作为象征性交换：从痛苦的可逆结构到痛苦的社会化

西方文化通过迎合让·鲍德里亚^①所称的“象征性交换”结构确立了痛苦的意义。为了继续生存而又不想无端地遭受痛苦，为了在社会中保留一席之地而又要让人知晓受苦时无所作为，“痛苦文化”——我们姑且这么称它——引发了痛苦构成的象征失落的改观，同时使得这种改观成为一种胜利，或者成为损失最小的痛苦。

在《查第格》一书中，伏尔泰通过叙述一位隐士的故事，对这类交换的用语作了绝妙的简述。故事是这样的：

在受到寡妇的款待后，为了对她的热情招待表示感

^① 让·鲍德里亚(1929—)，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永恒的青春使生命比疼痛更有价值，
而永恒的衰老使生命听任疼痛的摆布。

谢，隐士把她的侄儿推下了桥。于是查第格当场叫了起来，隐士训斥他道：“你记住了，这个被上帝扭断了脖子的年轻人，也许一年后会杀了他的婶婶，两年后杀了你。”随后他补充说：“大家认为刚刚送命的这个孩子是偶然掉进水里的，而且这座房子被烧也是出于同样的偶然。但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偶然。惩罚、奖赏或远见之明，这一切全是考验。

隐士的话蕴涵着一个深刻的真理。当不幸突然来临时，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通过实施一种经济推理来恢复力量。该经济推理就是自忖，通过此类不幸的种种考验或许能弥补过去的错误，或许能换取未来的天堂，或许能“省却”一种可能会出现糟糕局面。这说明，我们依然是能够交换的生灵，因而是承载社会意义的生灵。这样做不太容易，因为，痛苦使人害怕，而痛苦的生灵常常让人感到是其他生灵的一个负担。所以，由于受苦的人被视为给人性带来痛苦的人（就像其他的人带来自己的劳动成果一样），基督教在使痛苦具有奉献意义的色彩时，促成了构筑受苦人的这种社会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得以理解泰亚尔·德·夏尔丹^①的文章。他写道：

^① 泰亚尔·德·夏尔丹(1881—1955)，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曾参与鉴定北京猿人化石。——译者注